

杂谈《伤寒卒病论》及其序 ——暨与刘渡舟先生商榷(4)

张家骏

(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上海 200010)

关键词: 《伤寒卒病论》; 刘渡舟

中图分类号: R222 文献标识码: A

4 关于奏折的质疑

刘渡舟先生主编、钱超尘副主编的《伤寒论校注》(称赵开美刻“宋本”)还特地在序后印上了“奏折”和许多编校大臣的大名和身份,这是赵刻坊本为提高这本《伤寒论》的身价所加上去的。然反而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让人觉得奇怪而疑窦丛生,不妨让我们探讨一下。鉴于年湮代远,史料太多,查阅困难,笔者又非宋史专家,只能挂一漏万、抛砖引玉,以供同道参考和批评指正(单查看一遍宋史得花半年以上时间)。

仲景“自序”后有这样一些话:

(1)“国子监准尚书礼部元祐三年(1088年)八月八日符元祐三年八月七日酉时,准都省送下,当月六日中书省勘会下项医书,册数重大,纸墨价高,民间难以买置,八月一日奉圣旨,令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内有浙路小字本者,令所属官司校对,别无差错,即摹印雕版,并候了日,广行印造,只收官纸工墨本价,许民间请买,仍送诸路出卖。”

按下款是“治平二年进呈”,怎么会谈到元祐三年的事?治平二年是1065年,元祐三年是1088年,赵刻本把年份都弄错了,这不是在掏浆糊么。既有浙路小字本,那治平本就不是最早的小字本《伤寒论》了,因为这段话明明讲是在“浙路小字本”基础上加以“校对,别无差错,即摹印雕版”。早在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即有这样的记载:“丙戌,以国子监所印《九经》及《正义》、《孟子》、《医书》,赐夏国,从所乞也。”(见《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一)说明成套的医书早就印好了。

(2)奏折中:准都省送下,中书省勘会下项医书,奉圣旨,令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令所属官司校对。……奉圣旨如右,牒到奉行,前批,付礼部施行。续准礼部符元祐三年九月二十日准都省送下,中书省尚书省送到国子监状,准朝旨雕印,未委於是何官钱支給,又缘所降朝旨,……欲乞朝廷特赐……支使候指挥尚书省勘当,每部只收息壹分,(上述已讲了不收息,此处怎么又要“只收息壹分”呢?)余依元降指挥,奉圣旨,依国子监主者,一依朝命指挥使行。治平二年二月四日进呈,奉圣旨镂版施行。(1065年)

按“治平二年进呈”的奏折,口气那么乱,又是“奉

圣旨”、又是“奉”,又是“牒”,又是“降旨”,又是“指挥”,一会儿“奉”、一会儿“乞”、一会儿“令”、一会儿“奉”;又是“付”、又是“降”……,治平年间一般都称“劄子”,这里却独独不见,赵开美编得也太难令人相信了。既不像奏折,又不像圣旨;既不是下达的命令,又不像上级的批文,更看不出是哪位大臣所写的奏折或前言。只能是赵开美的广告词!促销词!宋史载:诏:“夏,四月,己卯,命诸司奉行公事,不得辄称圣旨。”(见《续资治通鉴》16卷公元993);“劄子”的盛行就是因为“不得辄称圣旨”之故。“指挥”是唐代所始行,是宰相签署的批文和文件,宋代亦见用,但用得相对不多,大都用“劄子”,意思差不多。这些用法单独见用都可以,然在一篇奏折里如此乱用,则希见(可能笔者孤陋寡闻),且有点不合情理。关于指挥、堂劄子、宣头、宣敕等词语的使用都有规矩,可参阅《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六“官职仪制”一节,限于篇幅,不一列举。赵开美有点乱用一通,难怪清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根本不予收录,只收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以其造假太过明显了。

如:“知制诰余靖言:‘臣伏睹近降中书劄子,今后臣僚奏荐子孙亲属……乞特降指挥,令不拘年甲,以广赏延之典’。”(见《续资治通鉴》卷47-公元1045年)

《续资治通鉴》1068年后对用劄子有所限制。而治平年间,称劄子者为常规,这里却不见用,令人生疑。(笔者按:劄字与札字相通,是中书按皇上意思行公文称劄子。)

(3)校勘一本《伤寒论》需要那么多宰相和大臣吗?要知道韩琦、曾公亮、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吕大防、刘摯等都是宰相。而且凡是封“国公”者,只有宰相和亲王的身分才有资格。韩琦是魏国公不是卫国公,后又被封为魏郡王。(韩琦是1058年任宰相,曾公亮是1061年起任宰相,范纯仁、吕大防是1088年做宰相,刘摯是1091年做宰相,而欧阳修、赵概、孙固等都是做过“知参政治,枢密使”等执政大官,仅次于宰相。(参见《宋史》卷211,212表二,表三宰辅)

且这些大臣还不是同时代人,年代相差很大,级别亦有上下,辈份亦相差大,只不过其中大部分的大臣,受过王安石“改革派”的迫害和冲击,被戴上“元祐、元符党人”的帽子。后来到北宋末年才被逐渐得到平反。如:其中的刘摯,他是被“韩琦、曾公亮、欧阳修、赵概等所举”经召试后录用,时在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于1071年被提拔开始重用,第2年即公元1072年欧阳修即去世(时年

66岁),而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伤寒论》早已校勘完毕(见《续资治通鉴》64卷)。且刘摯1091年任宰相,1094年罢宰相,1097年被迫害致死。怎么可能与这些大臣并列在编校者中。

按 刘摯初进而欧阳修已退,刘摯晋升而欧阳修即卒,却同列为《伤寒论》校勘者,实难令人相信,此乃一例,其他如高保衡等是什么时代的人物都不清楚,实令人怀疑。林亿在《伤寒论》序中说:“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尝考正;历代虽藏之书府,亦缺于仇校。是使治病之流,举天下无或知者。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续被其选。以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今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复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请颁行。”高继冲原为荆南节度使系独立诸侯,公元963年被宋太祖假道镇服,初仍封为荆南节度使,后改命为武宁节度使。开宝中应为972年,而高继冲卒于973年。这里很清楚《伤寒论》是十卷,不是十六卷。一百一十二方,有被后人改动之迹,前已讲述。“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说明“卒病”才相符,而“杂病”则不符合“急”字。高继冲的父亲叫高保融,叔父叫高保勳,高保衡与高家是有什么关系未能查到资料,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人物。

(4)关于这些校勘者的头衔:林亿在各本被他校勘过的医书中的头衔也很不一致,而在《伤寒论》中被封得最高:如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是“光禄卿直秘阁臣林亿”,时在嘉祐中(注:嘉祐中约为嘉祐五年,即公元1060年,也正好是日本康平三年)。在《甲乙经》序中:是“朝散大夫守光禄直秘阁判登问检院上护军臣林亿”比在《内经》中多了二个衔头;在《金匱玉函要略方论》中是“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传上”。与《内经》、《甲乙经》显然并不相同,且写“传上”亦很奇怪,难以理解;在《伤寒论》序中:“朝奉郎守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判登问检院护军赐绯鱼袋臣林亿”;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中:“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谨上”(与《伤寒论》中基本相同,只是少了些头衔);在《千金翼方》中:“太常少卿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谨上”,显然又不同。

同一位校书者,却有那么多不同的头衔,显然是书商所为,如果是自己写的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④关于曾公亮、韩琦的头衔:曾公亮是在公元1078年去世的,“太傅兼侍中曾公亮卒,年八十。赠太师、中书令。”这里曾公亮的头衔与赵开美所封的头衔亦不同,赵开美编写为:“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特进行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庐陵郡开国公食邑七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二百户臣公亮”,曾公亮是鲁国公而不是开国公。他是吏部很有名望的,做过吏部侍郎和礼部尚书,却未做过户部尚书,总之赵开美乱写的头衔与史料根本对不起来。

史载:曾公亮:“嘉祐(1061年)年自枢密副使检校太傅群牧制置使,行吏部侍郎加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十月丙申,自行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鲁国公。”(见《宋史·卷

如果《伤寒论》是治平二年校勘而曾公亮参与的话,他还未封国公,而且根本不是开国公,如果作为鲁国公参与《伤寒论》校勘的话,那《伤寒论》至少是在1069年以后才会有此头衔。

而关于韩琦,赵开美写的头衔是:“推忠协谋同德守正佐理功臣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上柱国卫国公食邑一万七千户食实封三千八百户臣韩琦”。而历史记载是:1058年韩琦“嘉祐三年戊戌自枢密使,工部尚书依前官加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1067年又“封魏国公加守司空兼侍中”,后又加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尚书左仆射。”亦与赵开美出入很大。不知为什么,赵开美造假时为何不查阅一下历史记载。其他如王存是“集贤校理”却不写等……太多了,在此从略。

(5)关于提举。“提举”相当于总负责,总编,或主编,或曰主管,是主要负责者的意思。如《资治通鉴》是部大著作,由司马光提举,选二位精当者协助。而《伤寒论》绝非如《资治通鉴》那样大著作,更不是编撰,而仅是校勘,不需要那么多宰相大臣凑合在一起校勘,这是赵开美在做广告宣传,是不太可能的事,再重要的著作亦不可能有那么多并非同一时代的宰相大臣凑合在一起编校的(按:这些大臣并非同时代,亦是凑不到一起的)。

《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一云:“嘉祐二年(1057年),命崇文院检讨掌禹锡,秘阁校理林亿、张洞,馆阁校勘苏颂,太子中舍陈检校正医书,枢密使韩琦提举。”从这段历史记载可见赵开美在“捣浆糊”。韩琦此时是枢密使,尚未做宰相,但官位最高,故为提举。林亿只是校正医书(第二年6月韩琦才升为宰相,苏颂以后亦做过宰相)。

但赵开美却称范镇是提举:“秘书省同提举集禧观公事兼提举校正医书所轻车都尉汝南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臣范镇”(提举并非官衔,只是职务。且范镇的头衔还要大些)。范镇官位虽大,但不如韩琦、曾公亮、范纯仁、吕大防、刘摯、欧阳修、孙固等,在同列校书的官员中,还不可能由他领衔提举的,一般都是官位大的人提举。如:“辛酉,命参知政事欧阳修提举三馆、秘阁写校书籍。”(《续资治通鉴》卷60-1062年)

按 提举者总负责也。如果欧阳修提举《伤寒论》则写序的应是欧阳修,而不会是林亿。也用不到有那么多大臣来同校一本《伤寒论》,因为在政界,一本医书远不如皇家的《起居注》、《太祖纪》、《英宗实录》、《仁宗实录》、修撰《国史》、甚至是“《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等重要。如:“二月,戊辰,命韩琦提举修撰《仁宗实录》。”(《续资治通鉴》卷62-1064年)

总之,赵开美列举的这些大臣宰相校勘者,问题多多,实难令人相信。倒是史料可证成无己之真实可信:成无己生于治平元年(1064年),正是《伤寒论》《内经》等医书得到大量刊印,开始广泛流传于民间之时,一般百姓都很容易得到。且由于徽钦二帝笃信道教,把《道德经》和《黄帝内经》列为科举考试内容,后又设立道观、医馆,令诸州县置医学,立贡额。走道教和医学的科举晋升之路……使医学得到极大发展,这也是成无己精通《内经》之

文章编号: 1009-5276(2005)12-2158-02

石学敏院士刺络法临床应用体会

李 军

(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天津 300193)

摘 要: 石学敏院士从医40多年,对古法刺络颇有见地。笔者从师石教授,将刺络临床应用体会简述:从刺络法起源、石院士对刺络法的认识等方面进行论述。并阐明石院士刺络务求“血出邪尽,血气复行”的观点,为了控制刺络出血量石学敏院士设计了刺络后加用玻璃火罐,以负压取血的方法,临床操作更趋于规范化、量化。本文列举了哮喘、带状疱疹、诸痛等刺络法疗效卓著的部分病种的治疗方法。总之,刺络拔罐法在临床中应用非常广泛,具备见效迅速,操作简便,疗效可靠。是非常值得推广应用的一种治疗方法。

关键词: 刺络法;刺络拔罐法

中图分类号: R245.0 **文献标识码:** A



刺络疗法,又称“放血疗法”或“刺血疗法”,是用三棱针、小眉刀、皮肤针等刺破病人身上的某些浅表血管,放出少量血液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古代称为“刺血络”。

1 刺络法源于《内经》

古人对刺络法非常重视,《灵枢·九针论》中的锋针就是刺络疗法的主要用具,也就是现今临床使用的三棱针。文中指出:“故为之治针,必(简)其身而锋其末,令可以泻热出血,而痼病竭。”《灵枢·九针十二原》说:“锋针者,刃三隅,以发痼疾。”《灵枢·官针》:“病在经络痼痹者,取以锋针。”综上所述,锋针作为刺络放血之用,可以治疗痼痹痼痛等痼疾。《内经》对刺络法的治疗原则、机理也有阐述。《灵枢·九针十二原》说:“宛陈则除之”;《素问·血气形志篇》曰:“凡治病必先其去其血”。《灵枢·官针》中更有“络刺”、“赞刺”、“豹文刺”等具体方法的记载。《灵枢·血络论》进一步阐明刺络法的应用范围:如血脉“盛坚横以赤”、“小者如针”、“大者如筋”等有明显郁血现象的才能“泻之万全”。

2 石学敏院士对“刺络法”的认识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针灸专家石学敏教授,潜心研究40年,对刺络法的真谛充分领会,并挖掘创新,广泛应用于临床。石学敏教授认为:刺络法的功效在于化瘀、逐邪、活血、通络。因此,应用中务求“血出邪尽,血气复行”。所以,刺络法控制出血量是治疗的关键。为此,石学敏教授设计了刺络后加用玻璃火罐,以负压取血,控制

血量的方法,取名为“刺络拔罐法”。该方法应用于临床诸多疾病,量学概念明确,操作简便,屡试屡验。

3 石学敏院士“刺络法”临床应用举例

石学敏院士多年来将“刺络法”广泛应用于临床,诸多病种收到非常理想的疗效。现将部分病种列举如下。

3.1 刺络拔罐法治疗支气管哮喘

支气管哮喘属顽疾之一,故有“内不治喘,外不治癰”之说。哮喘虽病因虚实兼杂,但发作时多以标实为主。应用刺络拔罐法以宣肺理气、祛邪平喘。标症可除、正气可复。处方:^①针刺第1~7胸椎旁背俞穴(大杼至膈俞);^④风门、肺俞、膈俞部位刺络拔罐。操作:第1~7胸椎背俞穴,于背部正中旁开1.5寸,向正中线斜刺1~1.5寸,针感向前胸或上下放散,施捻转补法1min,以宣肺理气。风门、肺俞、膈俞每次选1~2对,用三棱针点刺3~5针,深达皮下,以玻璃火罐,用闪火法拔之,每罐出血量5~10mL为度。疗程:针刺每日2次;刺络每日1次;12次为1疗程。

3.2 刺络拔罐法治疗三叉神经痛

三叉神经痛也是病情顽固,易反复发作,治疗较困难的疾病之一。临床上以剧烈面颊疼痛为主症。因此,该病发作期仍然为标实之证。应用刺络拔罐法以活血通络、祛瘀止痛。处方:^①第一支:阳白,太阳;^④第二支:四白,颧;^{④④}第二支:颊车,地仓。操作:以上腧穴每次选2~3穴,用三棱针点刺3~5针,深达皮下,以玻璃火罐,用闪火法拔之,每罐出血量3~5mL为度。疗程:每日1次;12次为1疗程。

3.3 刺络拔罐法治疗带状疱疹

带状疱疹是临床中比较常见的皮肤病之一。临床以沿神经分布的群集疱疹和神经痛为特征。中医系属邪实、郁结、毒热之实证,应用

故(可从《注解伤寒论》中看出)。(《注解伤寒论》成书于南宋绍兴十四年金熙宗皇统四年公元1144年)所以说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更接近史实、更可信。而赵开美本之“宋本”实难经得起考证。

收稿日期:2005-06-30

作者简介:李军(1950-),男,浙江镇海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针灸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及中风病。

把赵开美本作为真“宋本”是学术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影响深远。应该把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作为最佳版本才对,这是笔者的个人观点,供学术界及同道前辈批评指正。

(全文承蒙余瀛鳌老师的仔细批阅、修改,并予热忱推荐;同时得到颜德馨老师的指点帮助。特此衷心致谢!)